

呂氏雜記  
畫壇錄



畫

壇

錄

· 張舜民 撰

中  
華  
書  
局

# 畫墁錄

宋 張舜民

吳岳碑。自首至座七段。明皇八分書。爲黃巢所焚。摧剝僅可辨。當時日書三字。發三釋。刻工亦然。徐常侍謫三山。過廟下。徘徊旬日。察碑之興功。不可得一田父進曰。當時積土而立。唯而去。

相國寺燒朱院。舊日有僧惠明。善庖炙豬肉尤佳。一頓五觔。楊大年與之往還。多率同舍具爐。一日。大年曰。爾爲僧。遠近皆呼燒豬院。安乎。惠明曰。奈何。大年曰。不若呼燒朱院也。都人亦自此改呼。

予嘗登大伾。倉窖仍存。各容數十萬。逼冒一山之上。李密坐據敖倉。便謂得計。亦井蛙耳。

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閭。相善也。椎埋無賴。靡所不至。旣而各竄赤籍。一日。有道士見之。問其能。曰。吾業彫刺。二人因令刺之。郭於項右作雀。左作穀粟。馮以臍作瓮。中作鴈數隻。戒曰。爾曹各於項臍自愛。爾之雀銜穀。爾之鴈出瓮。乃亭顯之時也。寒食。馮之婦得麻鞋數雙。密藏之。將以作節。馮搜得之。蒲博醉歸。臥門外。其婦勃然曰。節到也。如何辦得。馮徐捫腹曰。休說辦不辦。且看瓮裏飛出鴈。郭祖乘施之後。雀穀稍近。登位之後。雀遂銜穀。馮乘施。鴈自瓮中累累而出。世號郭威爲郭雀兒。

馮繼業之父。朔方節度使衛王劉伯壽。少年不羈。其父暉尹京。每旦父趨郡。隨馬而出。簿佐偵伺。父先入。其自課書史。從容無闕。一旦早至白礬樓下。天未明。獨坐茶坊中。有一老人攜入就坐。因相問勞。共茶。

老人曰。少年能飲酒乎。伯壽曰。性不能飲酒。老人曰。少年不能飲。老夫自飲。可登此樓乎。伯壽欣然從之。既上。閱無一人。老人一舉已斗餘矣。熟視伯壽曰。少年人清氣足。可以致神僊。然肩骨低一指。猶位躋三品。至老年。文武雙全。子孫蕃衍。乃授以丹術。元豐二年冬。予自蒲中之京師。訪伯壽於嵩陽。是時年七十又四矣。同登峻極。行步如飛。予與登封令龐元常。杜子春。明經。奔喘不及。伯壽顧而笑曰。年少乃爾耶。袒露髀股示人。皆肉皮裹骨。毛長數寸。扣之有聲。光彩爛然。足未歇。歌所爲大曲。略數千言。響振山谷。累夕對榻。竟且不眠。至元祐初。方卒。無疾也。

國初侯涉。木強人也。主銓事。雷德驥詣部求官。擬寧州司理參軍。曰。官人未三十。不可典獄。以筆勾退。均房之人。取山中枯木作膠。傅破布單。施虎徑中。木葉蔽之。虎踐履。着足不脫。則恐微若齧腐。使能固牢。身虎怒。頓倒。不能去。就既剝。腸皆斷。虎身臭到訥口耳鼻中。雖盡力無能去之。以至頃撲而死。開腹。腸亦斷。俗云。蚊子咬穀。大蟲本草。著八月後蟹與虎鬪。而虎敗。骨入虎。以此而死。非力不贍。知有所窮也。

臨潼縣驛前有俚婦。三子皆售諸過客。二爲正使。一爲郎官。正使者。一田。一劉。郎官者。縣人田升卿也。田登第。嫡父自陳。升卿大怒。聞公決杖。元祐中。升卿坐市易錢不明。配流廣南。人謂無親之報也。

鳳翔婦與黃冠通姦。卽姪。不能決。在禁中四年。至英廟登極。赦到。宜竟而婦生子。髮被面。齒滿口。余未之信。至岐下。取案文閱之。不謬。

許下西湖一州之冠。始江湖未廣。自宋公序開拓。遂瀾漫。菰蒲魚稻。采取不貲。於是以詩落成多人。滿美西南。水心有觀音堂。昔乃四門亭子。常有大蛇居之。民不敢近。其後改置此像。蛇不復出。像乃慈光獻法容云。

寧州之南二十里。張社。以狄梁公南爲寧州刺史。民立祠植棗。取兩束之義。今其民社前一日祭。謬爲早云。

本草著糯米爲稻米。累朝釋略數千言。無一字言塘爲酒。正如白氏六帖。錄禽遺大鵬也。

北虜待南人。禮數皆約。毫末工役。皆自幽涿遣發之。帳前人以爲勞。樂列三百餘人。節奏訛舛。舞者更無回旋。止於頓挫。伸縮手足。而以角抵。以倒地爲負。兩人相持。終日欲倒不可得。又物如小額。通蔽其乳。脫若襪露之。則兩手覆面而走。深以爲恥也。待客則先湯後茶。揖則禮恭。令人唱諾。乃諾也。非揖也。北人得之。

永洛之役。一日喪馬七千匹。城下沙燼中。大小團茶可拾也。乃是將以買人頭者。有人能道。夜二更。城旣陷。李舜舉以筆摘略數千百字。以燭蠟固之。付有司上之。實遺奏也。神宗得之。不勝悲涕。累日是時。胡人雖入月城。而未偪。左右以馬御之。舜舉以鞭揮擊。不肯上馬。少頃。僵踰。人猶見之。李復上馬。將出門。失轡。或云面上中箭。在瓮城內。然夜黑沸濤中。面上中箭。恐非敵人也。獨徐禱不知所歸。人無道者。或云有還人見之。夏國者三五。頗符合。疑亦有之。

熙寧中郎中趙誠自富順監代還過鳳翔自言一任二年裁兩次杖罪元豐中河中人劉勃自南京軍巡官代還自言一任斷絞刑二百六十有奇斬刑六十餘釘髑二十七此一院數也紹聖二年冬予至陝府三年七月裁斷絞刑一是年冬移潭在任二年半凡五服相犯悉具言之可傷生所未見也子殺父父殺子各一兄弟相殺妻殺夫者數人

士人舉止不可不慎也近見陝西一漕使爲常塗薦終南太平宮道士張景先既前席與之並轎同塗所在官吏迎送漕使自轎中舉手揖景先亦舉手至咸陽爲一監官大詬使人摔撼波及漕使竟無如之何觀者快之景先後主亳州太清宮黃履守亳每走見執弟子禮內寢饋食再拜問遣必百繚潁陵郡官狎飲無所不至范彝叟來客將贊名儀石南一睹而退觀者又快之

王銑爲侍禁三班院差監修主第語同事曰吾輩受寒熱修成不知誰家賄居此既而銑尙主不逾年身居之政與劉美打銀楊景崇擔土事同

黃巢入長安苦王孝之難僖宗再狩近轂之民爭入攘寶貨唯幽民取佛至今雖民家充滿其工緻精采非今人之作也環州有肅宗引駕佛坐像崇丈餘精彩照人旁視可畏土人云國初欲置之京千人不能舉每有軍事則守臣致告

唐宮城南橫街今西京內事也大明宮太極殿與宣政正衙相重宣政後是第一橫街直紫宸後延英後第二橫街才是後殿每朔望宣政排仗而入謂之入門今東京內城一重橫街文德殿正衙與大慶殿

排行殿後卽是橫街。使人而無所屬。故未卽鳴仗。皇祐中。考求入門故事。謂之入門儀。以至問策貢士。久之不決。一日。仁宗因閱長安圖。指內次第。翌日。諭執政。始判然。初以謂入門自是一儀也。

仁宗慶歷初。改鶴慶院爲太學。都下舉子稍稍居之。不過數十人。至暮出歸。不許宿。以火禁也。至嘉祐中。孫復胡瑗領教事。乞弛太學火禁。唯小三館祕門令。脫有不戒。願以身任之。自爾諸生方敢宿留。四方學者稍稍臻集。然熙寧之初。猶不上五百人。今乃千數人矣。

大禮。自中散大夫至逢直郎。一等支賜。元符星變。自三省樞密院皆乞罷。唐制。五品階不着緋。三品不着紫。今參知政事宰臣皆着緋也。

司馬溫公云。茶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陳。茶欲重。墨欲輕。如君子小人不。同。至如喜乾而惡濕。襲之以黻。水之以色。皆君子所好玩。則同也。

韓玉汝自言爲太常博士赴宴。比坐。一朝士素不識。聆其語。似齊人。坐間序揖後。酒到輒盡。時酒行無算。蓋空則酒來。不食頃略已數盃。意似醺酣。玉汝獨念隣坐不敢不告。因戒其少節。片時再坐。將起滿引。任醉無害。今萬一爲臺司所糾。朝士怫然云。同院是何言。賢不看殿上主人。奈何不喫。反不能堪。因復曰。殿上主人只爲你一箇。

祖宗朝。內臣出使。不得預職事。外事責軍令狀。

東水門外豐照院。元祐末。予緣幹適彼。與寺僧縱步道旁。指一壙云。此陶穀墳也。墓門洞開。其間無一物。

因諷寺僧爲掠殺。僧曰：屢掩屢開，不可曉。十餘年前，有陶姓人作寒食，爾後不復來。陶爲人輕檢，嘗指其頭曰：必戴貂蟬，今則鬻體，亦不復見矣。

錢若水暇日在家，延一術士戒閑者不得進客。旣而門外喧爭久之，呼問閑者曰：有一秀才欲請謁，辭以有客不肯去。因命之進，則刺字書云：臨江軍進士王欽若。旣入，無冠，頭巾皂衫黃帶，雀躍嘶聲而結喉。鄙狀可掬，錢意甚輕之。術士一見，不復顧錢，側坐向王，咨嗟不已。少頃，士辭，術士不揖錢，褰衣從之。錢大駭，使人呼術者詰之，乃曰：斯人大富貴人也，名位壽考無不極，但無嗣，當以外姓爲嗣。旣卒，其廟俾其壻張環主祀。

李舜舉在官省，言行有常。神宗嘗疑之，一日謂曰：爾養取一子服事，舜舉敬唯之。夕又諭旨：唯如前。近年又諭旨：舜舉謝曰：臣唯有一子待與陛下監稅。

張璞者，幽人，少屢盜其丘之役，應募坎窞得官，後爲正使，帝親御器械涇原，鈴轄知鎮戎軍，被重疾，忽叩頭乞三年葬畢死，未幾疾已一日，脫殼如蟬，卽三年亦不葬，遂死不歲餘。其子令發其墓，取金帶抵罪，世謂不葬之罪最有徵驗。

王欽若能相，出知杭州，人皆以詩送行。獨楊大年不作詩於上前，真宗遣近侍諭旨作詩，大年竟不作。錢明逸每宿戒，必詰其謁者曰：是喫酒，是筵席。筵席客無數，一巡酒，一味食也。喫酒客不過三五人，酒數斗，蠶蠶一隻，青鹽數粒，席地而坐，終日不交一談，恐多酒氣也不食，恐分酒地也。翌日問其旨否，往往



不知其志不在味也。終日傾注。無涓滴揮灑。始可謂之酒徒。其視揖讓飲酒。如牢獄中。

蘇舜欽石延年輩有名曰鬼飲。了飲。囚飲。魘飲。鶴飲。鬼飲者。夜不以燒燭。了飲者。飲次挽歌哭泣而飲。囚飲者。露頭圍坐。魘飲者。以毛席自裹其身。伸頭出飲。畢復縮之。鶴飲者。一盃復登樹下再飲耳。

慈恩與含元殿正相直。其來以高宗每天陰則兩手心痛。知文德皇后常苦捧心之病。因鍼而差。遂造寺建塔。欲朝坐相向耳。始置十層。後減爲七層。所以盧照隣詩云。十層碧玉搖虛空。四十門開面面風。夫高宗知母之誠。篤哉。而報母之恩何其薄也。

同州北境良輔鎮。卽唐鄭魏公莊也。田邑極彫弊。不蔽風雨。嘉祐中。求唐賢之後。有道嚴者。中人驩然相率出城看夜。又旣至野次。見之。如人形狀。正如鬪畫。髮朱皮如螺蚌。腰著豹皮褌。觀者略數千人。常以大樹庇身。累日乃不復見。又瀧州吳山縣漢高村。關中李氏所居。一日大雨。有物墮庭中。如馬臺狀。乃一皮幞頭也。垢膩寸餘。蛇蝎出入。吳聞十餘步。李氏子欲焚之。長老曰。不可。然雷鳴不去。在屋上丈餘。觀者不少。衆觀之少間。黑雲如墨。下庭中。遂失去。

元豐中。詩獄興。凡館舍諸人與子瞻和詩。罔不及。其後劉貢父於僧寺閒話。子瞻乃造語。有一舉子。與同里子弟相得甚愜。一日。同里不出。詢其家。云。近出外縣。久之復歸。詰其端。乃曰。某不幸與著賊賊。暫出回避。一日。舉子不出。同里者詢其家。乃曰。昨日爲府中追去。未幾復出。詰其由。曰。某不幸和著賊詩。子瞻亦不能喜愜。

古崑鳳翔府麟遊縣。每令長上事。必作招祓舞。其節奏與諸處不同。乃曰。此唐九成宮。本山縣無妓子。但止以手分臂耳。

堯之治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歐陽文忠公序唐曆志。以無補於人倫。

翁廬。閩人。守江州。昏耄代者至。既交詢。猶居右席。代者不校也。罷起。轉身復將入州宅。代者掣衣止之。曰。這箇使不得。

張安道晚年病日。家厚資。南京庫帑不迫也。常閉目使人運籌。一算差。必能擿之。庫物精嚴。分毫不謬。嘗見呂相簡與一隣縣官託買酒云。今爲親將至。專致錢一千。託沽酒。又於後批。切不得令廳下人送來。納錢二百。煩雇一人擔來。

吾家舊畜鏡。傳爲楊妃故物。徑尺許。厚七分。背文精古。有銘。其略曰。粉壁交映。珠簾對看。潛窺聖淑。灑則常端。聖淑字名少空。有並后之象。明皇八月五日生也。始置誕節。名千秋。鎮進鏡。若紫絲承露囊。此幾是耶。

郭詎。性善諛。攻詞曲。以選人入市易務。不數年至中行。元祐初。釐校市易。復以爲承議郎。親知每見之。必詰問所因。郭詞喫。不能答。作何傳詠甘草以見意云。大官無悶。剛被傍人。競來相問。又難爲□□敷陳。且祇將甘草論。朴消大戟并銀粉。疏風緊。甘草閒相混。及至下來。轉殺他人。爾甘草有一分。在京朝官四年磨勘。元無著令。熙寧中。審官變行之。至今以爲常格。

狄武襄西河書左也。通罪入京。竄名赤籍。以三班差使殿侍。出爲清澗城指使。种世衡知城。范文正帥鄜延科閱軍書。至夜分從者皆休。唯狄不懈。呼之卽至。每供事。兩手如玉。种以此異之。授以兵法。然又延之於范公。遂成名。

北人信誓。兩界非時不得葺理城堞。李元則知雄州。欲展城無田。因作銀香爐。竄城北土地堂。一旦使人竊取之。遂大喧。敦蹤跡去來。辭連北疆。紛紜久之。因興工起築。今雄州城北是也。又建浮屠九層。躬率十繙。日修供具。不日成之。旣而下瞰幽。級如指諸掌。

熙寧中。余知寧州襄樂縣。排架閣。以周祖廣順中平荊州慕容彥超露布爲祖。潭州架閣以建隆四年求道書詔爲祖。

周世祖展汴京外郭。登朱雀門。使太祖走馬。以馬力盡處爲城也。

郭祖受命討守眞。駐師河中城下。逾年。望氣者言守眞必破。城下有三天子氣。謂郭祖。柴世宗。太祖也。守眞猶豫不決。使術者視家人。至子婦符氏。術者大咤曰。母后相也。守眞曰。吾婦乃爾。吾可知矣。遂決。旣嬰城。無砲材。頗患之。居一日。河水自上浮木千百。皆砲材也。守眞大喜。以爲受命之符。其後旣破。郭祖以符氏和世宗是爲符后。

郭祖宿帥河中。逾年。常登蒲坂。以望城中。其蒲之民爲逆者固守。乃失言曰。城開之日。盡誅之。幕府曰。若然。恐愈同矣。弟告之曰。非守眞者。餘皆免。一日城開。乃卽其地爲普救寺。

太祖微時多游關中雖甚窘乏未嘗干投人或周之必擇而後納有伯錢之餘必有與人頗異之長武城寺僧嚴者常周之往來無倦陰異其骨氣使工人貌之今置神御過者朝謁其繪事本褐衫青巾據地六博後易靴袍矣

建隆初春宴方就次雨大作樂舞失容上色慍范質乃言曰今歲二麥必倍收上喜動色命滿泛入夜方罷莫不沾醉

自唐末五代每至傳禪部下分撥剽劫莫能禁止謂之靖市雖至王公不免剽劫太祖陳橋之變即與衆誓約不得驚動都人入城之日市不改肆靈長之祐良以此乎

太祖北征羣公祖道於芳林園既授綬承旨陶穀牽衣留戀堅欲致拜上再三避穀曰且先受取兩拜回來難爲揖酌也

太祖少親戎事性樂藝文即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爲於崇政殿說書至今講官銜謂之崇政殿說書云

太祖朝進講爲難每遇疑義必面加詰難往反久之爾後宋朝但端默諦聽得有商確仁宗尤所耽味日昃不倦每及祖宗葬訓及二典政實必拱手上加肅敬

神廟博涉多識聞一該十每發疑難遇出衆人意表故講官每以進講爲難退而相語曰今日又言行過也黃履曰蘇子由以手捫其腹曰予腹每趨講未嘗不汗出也

太祖招軍格不全取長人要髭口腿車軸身取多力唐募軍有翹開負口之格取口關持其末五舉爲合

格。

太祖射使。擗折弓弣。絕力斷弦。踏翻地面。射倒箭垛。

王德用射訣。鋪前脚。坐後脚。兩手要停。不須高。弣裏絃外。覲帖子。急拽後手。託弓梢。劉昌祚云。某把弓萬事皆忘。是亦不可分其志也。

祖宗征河東。皆自土門還師。駐驛真定。潭園有兩朝行宮。歲謹繕完。器甲所儲。至二十四庫。累有旨批排。二年裁畢四庫而已。潭園方廣六里。有畸亭榭。皆王氏父子所輯。宮後八角大亭。乃耶律德光造靶之所也。

神宗於崇政殿設二十四庫。以儲金帛。親製庫銘。其略曰。昔在前朝。獫狁孔熾。嗟予小子。其承云云。諸分置作院。

河北設五都倉。講好高麗。良以此也。然功未絕而上賓。是天未欲燕薊之民歸中國乎。階級條。太祖制也。若曰一階一級。全歸狀事之儀。至今樞司以匣藏之也。

慶曆庚寅。定以前朝士不披毛涼衫。公服重戴而已。冬月或披毛衫。而得寒疾。今則無問寒暑。雖六軍衛士。重載披衫。與士大夫錯雜路街。無別。雖曰涼衫。實熱衫也。

杜常昭憲太后之族子也。神宗聞憲之門有登甲科者。深喜之。有旨上殿。翌日。諭執政曰。杜常第四人及第。卻一雙鬼眼。可提舉農田水利。太祖常謂陶穀一雙鬼眼。

太祖深鑒唐宋五代藩鎮跋扈卽位盡收諸鎮之兵列之畿甸節鎮惟置州事以時更代至今百四十年四方無吠犬之警可謂不世之功矣或云陳希夷之策

唐書太宗在洛登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趙嘏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按太宗一朝五放榜每榜一名安得綴行之士又武元衡遇盜之事是時口晉公同行並轡趨朝史載毘帽雖傷不害以馬逸得脫考其時乃六月下旬也

仁宗深患七史讀之不成文嘉祐中有詔重修唯唐書卒業所費緡錢十萬有奇既進御翌日有舊唐書不得毀久之詔執政□云當時何不令歐陽修爲之魏公對曰修分作帝紀表志既退語曰爾應其父病也

嘉祐末余在太學有儲書陳遼者攜一子方孩饑凍不可支書亦不佳或曰此陳彭年嫡孫也其父彥博守汀州以賊敗杖脊流海島遂至無賴時余方冠未知彭年之爲人獨念祖爲執政而孫已若是耶既而見劉貢父盡得彭行事所謂九尾野狐者乃知天之報也不差後遼困甚與其弟歸發彭年家取金帶分貨抵罪云

王君貺拜三□二十有七歲矣自爾居洛起第至八十歲位至宣徽二府盡其財力終身而宅不成子舍早世唯有一孫與其姪居之不能充一隅未完塋墳富鄭公亦起大第無子族子紹定居之紹定本始姑蘇人富家又無子

范祥領制置。解鹽始抄法。初年課一百二十萬。末年一百六十五萬。以謂抄鹽法止此可久。或征而多取之。則法不弊。是以一百六十五萬。不專爲以抄請鹽。兼爲飛錢耳。今以百年之多。移致他州。以爲重載。易之爲抄。則數幅紙耳。於是禁絕鹽法。邊置折博務。張官置吏。買到錢。充折斛斗。糶客得錢。不能置遠。必來買抄。是用邊糶不賸。抄法通行。建至熙寧。邊事稍勤。用抄日增。元豐初年。賑饑亦用。自爾軍須國計。無所不資。商賈入京。價折於金部。歲出見錢三千萬貫買抄。以摧見錢。不繼抄法。腹削治鹽。水冷解池。遂失所利。原天時人事。符會如此。良可歎息。

有唐茶品。以易義爲上。供建溪北苑未著也。貞元中。常袞爲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研膏茶。其後稍爲餅樣。其中故謂之一串。陸羽所烹。惟是草茗爾。迨至本朝。建溪獨盛。採焙製作。前世所未有也。士大夫珎尙鑒別。亦過古先。丁晉公爲福建轉運使。始製爲鳳團。後又爲龍團。貢不過四十餅。專擬上供。雖近臣之家。徒聞之而未嘗見也。天聖中。又爲小團。其品迴加於大團。賜兩府。然止於一觔。唯上大齊宿八人。兩府共賜小團一餅。縷之以金。八人折歸。以侈非常之賜。親知瞻玩。庶唱以詩。故歐陽永叔有龍茶小錄。或以大團問者。輒方封寸。以供佛供仙家廟。已而奉親。并待客。享子弟之用。熙寧末。神宗有旨。建州製密雲龍。其品又加於小團矣。然密雲之出。則二團少粗。以不能兩好也。予元祐中。詳定殿試。是年秋。爲制舉考第官。各蒙賜三餅。然親知誅責。殆將不勝。宣仁一日嘆曰。指揮建州今後更不許造密雲龍。亦不要團茶。揀好茶喫了。生得甚好意。智熙寧中。蘇子容使虜。姚麟爲副。曰。盡載些小團茶乎。子

容曰。此乃供上之物。儻敢與虜人。未幾。有貴公子使虜。廣賄團茶。自爾虜人非團茶不納也。非小團不貴也。彼以二團易蕃羅一疋。此以一羅酬四團。少不滿則形言語。近有貴貂口邊。以大團爲常供。密雲爲好茶。

嘉祐末。得石經二段於洛陽城。乃蔡邕隸書論語。又無甚異。唯求之歟。抑與之歟。

古今事有符合者。韓信破齊。歷下田橫烹鄼生。耿弇破張步。殺伏隆。曹丕薨后。周世宗符后死。諸葛走生仲達。死姚崇。算生張說。張德興招裴晉公。與皇祐中言者。摘王德用。夏人殺楊挺。與孫贍斬龐涓。皆同。魏嚴。唐魏鄭公商孫也。曾拜國子四門助教。熙寧末。予過其門。見嚴年可六十許。語言成理。出鄭公畫像。乃近年筆。多爲俗人書題。唐之譜牒詔語。無一存者。乃曰。爲官員持去盡矣。唯有周特登城縣帖判狀。輩數種。有免車牛狀。縣判云。魏公唐室勳賢。名傳青史。既是簪纓之後。難與百姓雷同。其車牛特免。今之縣令敢爾乎。

凡自岷州趨宕州。沿水而行。稍下行。夫山中入棧路。或百十步復出。略崖峻崕。不可乘騎。必步至臨江寨。得自江。至階州。須七八日。其所經皆使傳所不可行。放之山水秀絕。天下無有也。臨江之一處。當大山中。西望雪山。日晃如銀。其高無際。出衆山上。居人曰。此雪山。佛居也。有獅子。人常見之。非西域雪山。是蜀所記無憂城東北望隴山。積雪如玉也。

嘉祐初。仁宗寢疾。藥未驗。間召草澤。始用鍼。自腦後刺入。鍼方出。開眼曰。好。惺惺。翌日。聖體良已。自爾以



其穴曰爲惺惺穴。鍼經初無此名。或曰卽風府也。

魏寧以前凡郊祀大駕還內。至朱雀門外。忽有綠衣人出道。蹣跚潦倒如醉狀。乘輿爲之少扼。謂之天子避酒客。及門兩扇遽闔。門內抗聲曰。從南來者是何人。門外應曰。是趙家第幾朝天子。又曰。是也不是。應曰。是開門。乘輿乃進。謂之勘箭。此近司門符節之制。然踏襲鄙俗至是。果命罷之。

涇州東長武城。在城濼。最爲控扼要害之地。唐太宗親征薛舉。嘗駐口門樓十二間。御榻在其下。或云柱上有太宗題字。尙在也。北阻涇水。卽高塘二城。樓堞堅完。

曆日後宮宿相屬相聯。本是一甲子。以真廟後年五十九。嫌於數窮。遂演之爲一百二十歲。然竟以是年登遐。

前漢京師有太廟。曰原廟。顏師古以原爲重。謂京城已有廟。而又立爲重。至引原蠶之原。大抵漢陵皆作原。京城在渭溪。故謂之原廟。

陶隱居不詳北樂。時有詆謬。多爲唐人所質。人固有不知。無足怪也。

新唐書以淺水原懷中家爲渾城。平涼會明所殺戰士歟死者。平涼離淺水原三百里。無容以數千人遷至三百里。謬甚矣。懷中家乃太宗征薛舉戰士也。亦有馬處。是時天下初建十昭仁寺。宜祿縣乃其一處。口口中當戰地也。蜀人吳縝有新書糾繆。至十二卷。

考王記之文。可謂文矣。或以爲周公之文。然乎亦三代之文。漢諸儒不及矣。